

北京乎





姜德明 编

北京 乎

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

(一九一九—一九四九)

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编者的话

姜德明

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到北京时的印象。

那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的第三个年头，当时还叫北平。

火车到了东便门，车窗擦着城墙过。剥蚀的城砖布满岁月的风尘，

城头长满了杂草，确是一幅破败的衰城景色。然而它仍然唤起我对这

座古城的向往，心头蓦地升起崇敬之意，不是因为看到了什么皇家的

威严，而是对于我们的历史、民族和文化的一种骄傲感。

编者的话

一出前门车站，箭楼和正阳门那么雄伟高大，我站在底下显得多么渺小。是的，那时我不足二十岁，真的是仰望它。我惊愕地望着众多的城楼，长长的宫墙。

这是我熟悉而又陌生的一座大城。

箭楼下面布满了饮食摊。我找了一个稍为清洁一点的卖豆腐脑的摊子，坐在小板凳上，刚端起碗来，不知从什么地方一下子围过来五六个少年乞丐，一个个向我伸出了肮脏的小手。快四十年了，我还清楚的记得他们那褴褛的衣衫，那菜黄色的饥饿的脸。

这就是我们的大都，这就是我们大都的子民吗？

我到沙滩的北大报了名，在中法大学同学那里住了一夜，便匆匆而别了。

二

自从一九五〇年，我成了北京城的居民。

那时候，送煤的骆驼不多了，偶尔在街上还能看到。推着车子串胡同卖豆汁的还不少。冬天的夜里，更有在背后挂着食盒和昏黄的油灯的小贩，在胡同里悠悠地吆喝着：「烧饼，羊杂碎！」

我领略了老舍先生笔下的古都风情。

那时候，我在报社群众来信部工作。进城不久，我们的工作百废待兴，群众来信来访的特别多，每天夜间和星期日一整天，都要有人值班。每逢我星期日值班，星期一补休时，一大早，我常常夹了一本书，泡在中山公园古柏下的茶座里。那时的中山公园是如此的安静，

你上午一个人占了一个小藤桌，也没有人来跟你抢座。服务员不时提着壶来给你添水。快到吃中饭时，用不着移动座位，就可以跟服务员要一笼新蒸的小包子，一碗酸辣汤，热热乎乎地吃一顿便饭。饭后，如果你还想喝茶，服务员也不会赶你走，更不会冲你使性子，不搭理你。

这已是多么遥远的事了。

坐在中山公园的茶座里，我有时就想，这里也是鲁迅先生的常游之地。当年公园内的民众图书馆开放，鲁迅先生来视察过，也到来今雨轩参加过各种应酬。快要离开北平时，他还同齐寿山接连好几天在这儿译《小约翰》。五四时代的风云人物周作人、钱玄同、刘半农，还有文学研究会初成立时的郑振铎、许地山、王统照、孙伏园、耿济之

等人，不是经常在来今雨轩聚会吗？从那时起，我就想能读到一本现代作家写北京的书。古代记北京的书还看得到，现代写北京的书太少了。

在东安市场的旧书摊前，我找到上海《宇宙风》社一九三六年出版的一本《北平一顾》。那是《宇宙风》杂志出版的几期「北平特辑」的作品合集。这本书满足了我对旧北京社会的了解，长了不少知识。但是也感到严重的不足，因为编者提倡闲适，所以联系的作者面不广，反映的社会生活也不尽深刻。如果以它来代表三十年代北平社会生活的全貌，显然是不全面的。

我期待着有一本更完备、更理想的纯文学的写北京的书，以便从中看到这个举世闻名的古城的命运和历史的足迹。我觉得这是有可能出现的，因为我从许多作家的专集和期刊杂志上，确实看到有很多作

家写过北京。然而，十年过去了，二十年过去了，三十年过去了，我始终也没有再看到有人来做这项工作。

前几年，偶然与范用同志谈及此事，他鼓动我来动手，我深知工程浩大，还是接受了。谁知一开始工作，便感到这是一件颇为费时费力的事，光是寻检资料便得在大海里捞针，复印和抄写亦非易事，结果拖了两年，最近才一鼓作气地完成这一编辑任务。在工作进行中，我已经感受到一种收获的喜悦，精神无比兴奋。我的发现要比原来预想的多的。

三

在浩如烟海的资料里，我不能不首先给自己划定一个时间的限

制，否则就茫无头绪。失去特点。我严格限定从一九一九年始，至一九四九年我们的共和国成立时止。除此范围，一律不收。我想尽量保持历史的真实，并追求一种形式的完整。

此外，我严格地限定只收现代作家的作品，目的想为读者提供一份优秀的散文读物，为研究者提供一份丰富的专题史料。所以举凡政治家、历史学家或其他科学工作者所写的关于北京的文章，虽然写的不坏也不收。我感到有这样一个范围还是对的。

当然，即使是现代作家的作品，我也不是见到了就选。最多的是一个人选四篇。比如鲁迅、周作人、朱自清，他们写北京的文章不止四篇，而我选的也未必适当。有的如钱歌川先生写了一本专书《北平夜话》，孙福熙先生也写了一本《北京乎》，我只各选两篇。有的作家也写

了北京，但极少特点，文字也一般，我宁可不选。如果从求全的角度来考虑，也许本书入选的作者不只是现在的七十四家，还会增加几位。

四

我在编书的过程中，深深体会到作家的笔是离不开生活的，同时不管作家承认还是不承认，他手中的笔也离不开世界观的支配。都是同时代人，又都写同样的题目，他们落笔点还是难以相同。这是由于他们的生活地位和思想状况所决定的。其实即使是一个作家，由于他前后生活经历的变化和思想上的起伏，他的作品也会有差异。比如周作人，他早期写的《前门遇马队记》，其中有对军阀的谴责，也有一点

义愤和自我解剖，但稍后在写《北京的茶食》和《北平的好坏》时，已经态度温和趋于冲淡了。又如林语堂，他写《迷人的北平》，几乎是在写世外桃源，把北平的人力车夫都描绘成「带着幽默而闲雅的笑脸和宿命观」！这不是他的成见，也是一种戏谑，算是作者的真情流露吧。

老舍先生就不同了。他写北京的风俗，带着对故乡的深沉的爱。说长道短，离不开劳动人民的哀乐，反映了小胡同、大杂院里普通人家的爱憎。您看他写的《兔儿爷》，那是抗战期间，他回忆起故乡中秋节的儿童玩具，可是心里惦记着沦陷区人民生活困苦，谁还买得起兔儿爷。他也没有忘记借题发挥，趁机骂骂汉奸，说什么「暴政要的是傀儡」，想象着「那些粉脸彩衣，插旗打伞的泥人们一定还是一行行的摆在街头，为暴政粉饰北平啊！」这些联想顺理成章，让人信服。后来他又

巧妙地把兔儿爷写进长篇《四世同堂》里，同小说主人公们的命运呼应起来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他是善于写风俗的作家。

我在编书时的另外一个感受是，「五四」以后，我们的散文创作实在丰富多彩，美不胜收。近年，我们的散文慢慢形成了套式，不外几种规格。可是看看当年写北京的散文，有什么格式？还不是各写各的，自成风格。诗人朱湘写《北海纪游》，实际是借北海公园作背景来阐释他对诗歌创作的主张，远不是我们今天写游记，只写目见的风景。宋春舫写的《北平》，题目似乎不小，写的却是以陆小曼等人为成员的北京美育社的一次演出活动，不重记事，偏重感想。这样的标题，如此写法，如今我们也不太习惯了。但，当年就有这样的写法，扩大一下眼界也好么。

再如徐志摩的《死城——北京的一晚》，本来收在他的小说集《轮盘》里，可是周作人在编辑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散文卷时，偏偏收入此篇。为了一见当时风气和选家的眼光，我把它也辑入本书。这种小说与散文可离又不可分的现象，在现代文学史上也不限于徐志摩一家，值得我们研究。

书信和日记当然是散文，这里选入了萧红的《北平书简》（标题是编者加的），废名的《北平通信》，郁达夫的《故都日记》，唐弢的《帝城十日》，赵清阁的《骚人日记》等篇。有的当初未必想到要发表，所以既可留下当时北平的风貌，也可见到作家的真情。样式虽同，风格上还是大有差异的。

使我感到意外的是，有几位作家竟然也到过北平，并且写了北平。

如果不是编这本书，我不会留下这样的印象。例如姚克、徐许、叶灵凤、陆蠡等人即是，特别是姚克写的《天桥风景线》等，我看他还是心向底层人民的。还有周而复同志，他由组织上送进日伪占领的北平来治病。他写的这篇《北平西郊一带》，填补了本书的一个空白，因为他写的是我党平西根据地的游击活动，那是战斗在敌人心脏底下的一支人民的武装。

抗战前，黄秋耘同志在北平读书，他曾经到京西门头沟写了反映矿工生活的散文《矿穴》。他在来信中告诉笔者，这是他十八岁时的作品，很幼稚。其实，这正是现代散文史上少见的篇章，真实地反映了矿工们地狱般的生活。当时很少有作家去接触煤矿工人。

几篇写在抗日战争初起，北平沦陷前后的散文，如王西彦的《屈辱的旅程》、曹靖华的《故都在烽烟里》、蹇先艾的《平津道上》、徐盈的《[冤

「落日记」、李辉英的《故都沦陷前后杂记》等，都是充满激情的有血有泪的文字。包括子冈同志写于抗战胜利以后的《愁城记》、《北平岁寒图》，都为苦难和挣扎中的北平留下了真实的历史图影。抛开散文欣赏的角度，也是十分珍贵的史料。

北京，不知居留过多少现代作家，他们也为我们留下一批描绘北京的美文。象本书所收的鲁迅的《长城》，冰心的《到青龙桥去》，曹靖华的《十二月的风》，吴伯箫的《我还没有见过长城》，俞平伯的《陶然亭的雪》，朱自清的《初到清华记》和《回来杂记》等，应该说都是百读不厌的抒情散文，可以列为「五四」以来的散文名篇。

这里入选作品的七十四位作家，和他们的一百二十一篇文章，为「一九一九——一九四九」这三十年间的北平历史风云作了一点侧面地描

画，由于发表时是漫无中心的，当然还有很多重要的方面没有涉及，或者由于编者所见不宽，不曾发现那些作品。但是总要比当年的《北平一顾》丰富得多了。不仅数量大大超过了它，就其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，也大大超过了它。

五

我的编辑工作显然还有不足，很可能挂一漏万，难免有遗珍之憾。但是，我也愿借此说明，如今做这项工作该有多么困难。不客气地说，我是以个人所藏的书刊为主进行选编工作的，因为我没有时间去跑图书馆，而且即使去了恐怕亦很难。听说旧报刊一般不让翻阅，让翻阅的还要付款，决定复印的，除了照理应付复印费外，还要另付提供资料费。

有的则不准复印。公家图书馆一若如此，我们还有什么话好说呢。

遗憾的是陆晶清的作品，只选了一篇《再怀北平》，显然还有一篇初怀之作。可惜作者也曾托人去查，终于不得。姚克的《北平素描》，因为影印本《申报·自由谈》缺了一天，只好漏收一节。若想求全，谈何容易。个别文章一时还找不到发表年月及书刊的原始资料，只好大体测定其年月，按先后顺序排列在书中。如谢冰莹、梁实秋的文章便是。

对于入选作者的情况，我每人加了几十个字的简介。

书名《北京乎》，用了孙福熙当年的书名，确乎可以传达出旧时北京的色彩，读起来也很顺口。希望读者能喜欢这个名字。

一九四九年以后作家写北京的散文还有不少，希望有志者能做一点辑佚工作，读者还是很需要的。